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桃花女陰陽鬥傳 第三回 觸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術佳人透機

不說石婆子一程哭回，再言三十三天兜率宮的太上老君，那日正蒲團上打坐，忽見金童來報導：「看卦盒的童子不知往那裡去了，至今走了未回。」老君一聞，即運動神光一看，早知其故，點頭道：「好孽障啊！孽障你不思養靜修真，成其正果，今日妄動，自尋苦惱。非是我不慈心救你！」說罷，便去啟奏昊天上帝，就有上帝命桃園仙子下凡。仙子領了玉旨，一點靈光，見朝歌城裡有任太公家，與他家有緣，便投往太公處為女。至今已長成十六歲，只生得臉似桃花，身如弱柳，說不盡的標緻。怎見得？有詩句言詞為證：

櫻桃為口玉為牙，獨佔人間解語花。

夙世有緣方種此，仙姬豈易到凡家？

那位任太公夫妻初生他時，夢見滿天彩雲，從雲中降下一個仙子，手中拿著一枝燦爛桃花，交與院君。這院君接上一嗅而醒，不出三日，就生下他來，故此取桃花名叫喚他。老夫妻止得此女，真個是愛之如掌上明珠，百般的嬌養。這且不言。

他夫妻二人，此一日正同坐在堂上，聽見街坊土喧鬧，哭聲慘切。任太公忙出一看，認得是隔壁住的石寡婦。只見他淚流滿臉，大放悲聲；又見眾人勸著他，一五一十的數個不清，聽不明。心中詫異，也迎將出來，從眾人中勸道：「老嫂何故悲傷？且到寒捨去坐坐，把心事對老漢說說，或者老漢可開解一二，也未可定。」當下便讓石寡婦進他家去。眾人見任太公讓石寡婦進他家去，便一哄而散了。

任太公引石寡婦進了大門，任太太便迎將出來。見了石寡婦這般模樣，忙上前扶著，同進中堂坐下。任太太道：「老嫂，你與誰人口角？受了那人的委屈？」石婆子聞言拭淚道：「老夫人，妾身不是與人口角，只因小兒今晚三更即死了，你叫我這條老命倚靠何人了？」說罷，又哭將出來。任太公夫妻聞言大驚道：「想是令郎有凶信到了麼？」石婆子連連搖手道：「未也，未也。只因小兒出門，原說不過三個月就回來的，如今真正去了半年多，並不見音信，老身放心不下，今早去起了一卦，卦爻甚凶——今夜三更被破寨壓死了。我理想安得不傷心哩！」任太公聞言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老嫂，我只道凶信回家，原來是起卦起的不利。老嫂，你何苦過於傷心？那起卦的人不是個活神仙，他如何知道到這樣真哩？」石婆子道：「若是別人說，我也不信，只因是個公爺占的。他判陰陽有准，斷禍福無差，說什麼就是什麼。我也苦苦哀求，他便說什麼『除非去闖王跟前求情，只怕還不能生的呢！』」任太公聞言，呆了一呆道：「老嫂，我聞得這位公爺斷卦如神。據他說來，只怕果然無救了。老嫂，公爺既知令郎壓死在破寨中，何不問他個明白？再問他那個破寨中？就叫人連夜趕到那裡去，止住了他，不要他進寨中，就不妨了。」任太太聞言道：「你年老了，世事都不懂得！周公又不是活神仙，他不過按爻理推詳，如何定得在那一個破寨裡？就算得沒法救了。」

石婆子聽了任太太這一番言語，更覺傷心起來，忍不住便放聲大哭。任太公夫妻見他如此悲傷，又想他只有一個兒子，家道貧難，倘或真死了，叫他這老骨頭倚靠何人憐恤他？想到此處，不由的也就流下淚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講桃花小姐自從五歲上在門外與丫環們玩耍，就遇著一個化齋的道士，給他三卷天書，又給他一九丹藥食了，他就認得字了。每夜夢中，那道士又來叫他參解——在夢中真正教了數月，方才不夢見那道士。又得仙術，不消一年，把三卷天書就念會了心中。直至到十六歲上，也不對爹娘言知，他又不輕易見人。只因小姐素愛的桃花，故任太公就在後園上種了數百株桃樹，與他朝夕賞玩。桃花小姐每日只在花園中修理桃樹，或作些針黹。那日早飯畢，收拾了一回活計。

正欲到桃花園內去，忽聽得中堂上哀哭之聲不止，象一個婦人的聲音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何故今日堂上有人哭泣呢？待我去看看。」隨即款動金蓮，來至中堂之上。一看見兩位爹娘伴著隔壁住的石婆子在那裡啼哭，心中也見詫異，忙上前道了萬福。石婆子見是小姐出來，便止了悲哀音，又道：「小姐，你怎輕易出來見人的啊？幾年不見你妝容，今越發長的嬌媚了。」任太公夫妻見女兒出來近前，也擦乾眼淚，叫聲：「女兒，在一旁坐下。」桃花小姐便問道：「爹娘何故伴著石大娘在此悲淚哩？」任太太忙接口道：「女兒，你有所不知。只因石大娘的令郎在外經商，一去半年不回，石大娘往周國公那裡起卦，看看幾時回歸。不想公爺推詳爻理，決定他今夜三更必死，沒得解救的，故他老人家所以傷心。你父親同為娘的在此勸他。到打動了我們無兒的心腸，故此下淚。」桃花小姐聞言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只當做什麼大事，原來為此！」便對石婆子道：「大娘不必苦切，哥哥若是當該死，你哭也哭他不活的。那周國公也未必有這樣妙算神明。你且把哥哥的八字說來，奴也會算。待奴與他算算，看著命中果有救沒有救的？」

太公夫妻聞言，即道：「我兒，你休要捉弄大娘。你幾時又會起課了呢？」桃花小姐道：「爹娘未知，女兒是新學的。大娘，你只管告訴奴聽，即算算，又有何妨礙呢？」石婆子無奈，只得把他兒子的八字，對桃花小姐說知。桃花小姐即伸出玉指尖尖掐一掐，一刻時，死生禍福俱已明白了然矣，不住的點頭道：「好個周國公！算的一些不錯，怪不得朝歌城裡人人敬服。果然今夜三更，定被破寨壓死。此乃白虎當頭，喪門守命，年頭、月令俱不利，決死無疑。按方向推來，只在城南十五里之遙，有一座破寨，明日在那裡就有他的屍骸了。」石婆子聽了，又哭起來。任太公忙勸住，笑道：「老嫂，你休要聽小少年紀的混話。既知方向，老漢這裡差個家人去，就救得令郎了，何用這般作難？只是我女兒的話，是難准信。」桃花小姐笑道：「人力豈能回天？爹娘與大娘不能准信，也罷了。惟今時刻已交未時了，一到申初，便有一場大雨，如無風雨，便是女兒亂說虛詞；如有風雨，大娘再作速請回來，奴家教你一個法兒，自能解救。」說完，即忙辭別了，一直進桃園裡去了。

任太公聽了女兒言語，不由的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媽媽，你看這個天時氣晴，豈是有雨的？老嫂，你也不必過傷，豈可因小女方才所說，令郎若果死了，便哭也哭不回。依老漢說：老嫂且寬心回家，待老漢這裡明日叫人去打聽回來便了。」石婆子無奈，只得告辭，回家中獨自在那裡胡思亂想。

一到申刻時，忽然天氣大變起來：一霎時之間兩大風狂，淋漓不止。石婆子一見天忽下此狂風大雨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果然天下此大雨了，如此看將起來，桃花小姐的卦爻甚是有准了。他又言有法可救我兒，今何不去哀求於他？或者得其有救我的孩兒方法，也未可知。」當下即冒著雨而來，至太公門外，把門扣開而進。

此刻，任太公與任太太老夫妻正在堂前，談及女兒卦下有准，又不明他怎生學習得來，有此神術。正言間，忽見石婆子冒雨而來，早已知他為著兒子之故。